《修次中篇》第四講

雪歌仁波切主講 2011-08-14

3.4 意樂調整—《十七大班智達祈請文》的意義

唸《十七大班智達祈請文》，因我們有所祈求，所以要唸。另一個作用是，要證明我們現在修學的這條路是正確的，後面肯定有很好的成果，這些祖師們就是證明。在唸的同時，信心與想修的心要增長起來，那才真正的有價值。《十七大班智達祈請文》，造作者是法王。十七大班智達都是印度那爛陀的大祖師，法王平常強調，藏傳佛教，或他修學的方法，完全是印度那爛陀的方法。他甚至說道，若把他的腦剖析，百分之九十九都是那爛陀祖師的想法。有一次他受訪時，他說自己是印度人，五十年來吃印度的食物，腦中內容也是印度那爛陀的思想，他的心完全跟著那爛陀的祖師們。當今法王弘法的力量能無限地發展，也是那爛陀祖師思想的加持，因為二十一世紀大眾比較理性，他這樣弘法非常適合。那爛陀祖師弘法也是透過邏輯的道理，盡

量推廣法理。如此，不管對別人，或對自己內心世界，法能夠很紮實地深入內心。

那爛陀祖師們寫的論典非常有價值，修學的方法極殊勝，弘法非常有力量，是故唸《祈請文》非常有意義。十七位大班智達，都是修學大乘法，其中龍樹，聖天，佛護，清辨，月稱，寂天菩薩，寂護，蓮花戒為中觀派的祖師，於弘揚深見的法影響至深。廣行的法影響較大者則為無著，世親，陳那，法稱，聖解脫，獅子賢。廣行與深見這兩個法，必須要在戒律基礎上才可以修學得圓滿。戒律基礎即在戒法上影響最大的，屬功德智光及釋迦智光。廣行、深見、戒律三個法，阿底峽尊者將圓滿的廣行、深見的法帶到西藏，寂護(或稱靜命)時期已有傳戒律，阿底峽並沒特別傳戒律。阿底峽尊者不論對西藏或整個印度佛教都有極大的影響。

應當要虔敬地祈請。如宗大師在沒有寫《廣論》之前，於阿底峽尊者像前殷勤祈請發願，願施加持，顯揚聖教，饒益有情等。遂幾個月中他都一直見到從世尊、龍樹等的一切傳承上師。我們也應以祈求的

心，若有福報，就可親自見到這些班智達，並親自向他們請益。他們都是我們間接的上師，如是祈求也是依止善知識。總之，唸此祈請文非常有意義。這些祖師們對能學習世尊的法，應是發非常大的願，若向他們祈求，能得到他們願力的加持，我們在修學上也會很正確，會很快速地深入。

至於廣行派與深見派，首先要清楚，廣行派並非沒有深見的法，深見派也並非沒有廣行的法。這些祖師們，對於當時佛法比較弱的部分，就會特別加強部份。其實深見有廣行，廣行也有深見。從時代來講，深見派於世尊圓寂後四百年時加強。廣行則於世尊圓寂九百年後出現，意思是世尊圓寂九百年之間，這個法還是在，沒有必要特別加強解釋。深見的法在世尊圓寂四百年時，就衰微了，若不加強，就會斷滅。所以世尊自己也授記，於圓寂後四百年左右，《般若經》的內容，人們將無法理解，必須要跟著龍樹學習才能理解。同樣，世尊也授記，在他圓寂九百年後，廣行的法也不行了，所以一定要跟著無著學習，才可以懂得。意思是在那之前，沒有問題，所以不要誤會他們只有深見，或只有廣行。

接著唸供養曼達拉，就是在他們面前修供養，好好地祈求。接著皈依發心，也是在他們面前皈依，在他們的面前發心。俱備了這樣的意樂之後，才開始修學他們的法。

上一堂講到大悲心，本論整個分五大段，第一大段已講完了。第二大段講大悲心，又可分為四小段，已將第二小段講完，今天講第三小段。

3.5 慈心的行相

「修習慈愛，最初由親友作起，欲彼遇樂之行相。漸次，當於中庸以及怨敵修習。」

四小段中第一段講大悲心的重要，第二段講修大悲心的方法，其量為何，第三段講大悲心及慈心的區別。第四段要生起能引發菩提心的增上意樂。

上面的文在講慈愛心及大悲心的差別，二者行相有別，其行相可於四無量心看出來，慈心是願一切眾生具樂及樂因，大悲心是願一切眾生離苦及苦因，行相有別，其所緣都是願一切眾生。修慈愛心的時候，累積福德資糧非常大，《廣論》中有說，慈愛心所累積的福德無法想像。難道大悲心沒有累積福德資糧嗎？大悲心與慈愛心不同的地方在哪裡？慈愛心是將一切的樂及樂因都給眾生，希望眾生具樂及樂因，所有的樂都希望眾生能俱備，因此其等流果就會是自己將來一切樂都會具足，所以說是累積福德。而大悲心不同; 願一切眾生離一切的苦，它的等流果是將來自己不會受到苦，不會受苦是淨罪。這兩個，一是在淨罪上最有力者，一是在積福德上最有力者。昨天普渡法會，超薦冤親債主。冤親債主的問題要解決的話，就應修大悲心及慈心。因為過去我們對他們的傷害，從大悲心及慈愛心角度來看，那是很小的害。我們願一切眾生離一切苦，具一切樂，如是大願，以前小小傷害，就微不足道了，往昔一切惡業一下子就消除了。所以慈愛心及大悲心，在積資與淨罪上，沒有一個法比它們更好的。講慈愛的勝利時有說，得能成為三千大千世界轉輪王的果報；意思是心裡真正想幫助這個國家的人，想幫助整個三千大千世界，是以清淨的心，並非是想

當國王才發這種心。內心清淨地想時，福報就會生起。想的時候，我們跟這些眾生的緣就結了，內心對無量無邊的眾生上利益時，以不同的角度，暫時的、究竟的，恒時想利益的清淨意樂生起的時候，其福報無法思量。所以慈愛心與大悲心有不可思議的功德。修的時候，要認出其行相，慈愛心修的重點為何？大悲心修的重點為何？看起來離苦、具樂意義差不多，其實並非差不多，其意義不同，離苦的想法有其作用，具樂的想法有其作用，兩個想法各有其作用，並不相同。

3.6　生起增上意樂

「如是，串習彼悲心，逐漸，希欲現前拔濟所有有情，將自然湧現。」

雖然已有一點大悲心，剛才講到它的量，要任運自然生起。縱然到這個階段，為了生起增上意樂，更要努力串習，雖然已經無造作，要注意無造作並非完全不須要修它。若是如此的話，在資糧道時，菩提心就已無造作了，之後就完全不必努力修菩提心，不是這個意思。事實上有廿二種菩提心，一直不斷成長。所以還是要修。同理，大悲心雖是無造作，並不代表增上意樂會自然生起，大悲心還是要一直修，

在不斷地修之後，才會引發增上意樂。增上意樂並非特別有一個法，跟大悲心不同，而將大悲心放著，專修增上意樂的法，不是這樣的。無造作的大悲心生起後，再努力地修，才能引發增上意樂。未生起增上意樂，菩提心則無法生起。

至此已將第二大段大悲心講完了。第二大段裡，對照一下《廣論》引《修次中篇》的部分。第 212 頁「**《修次中篇》云：『由大悲心所攝持故，諸佛世尊雖得圓滿一切自利，盡有情界究竟邊際而善安住。』又云『佛薄伽梵無住大涅槃，因即大悲。』**」《廣論》的科判，「**開示大乘道之根本即是大悲**」。對照我們用的譯本是「**諸佛薄伽梵，以大悲心遍攝持，已獲一切自利圓滿，乃至有情界盡前，常住於世，然所作不似聲聞，入涅槃城最極寂靜中。觀照有情，遠離涅槃城，如離焰鐵屋，故諸薄伽梵之無住涅槃因，乃彼大悲心。**」這段。本論之大悲心分段中，四小段中，第一是大悲心之重要，之後才是如何生起大悲心等。於本論中，這段文在講大悲心的重要，《廣論》科判則為大悲心為根本。對照之後則知法尊法師用的詞是什麼，比較能對的起來。

又《廣論》第 216 頁「**《修次中篇》云，『慈水潤澤內心相續，如濕潤田，次下悲種易於增廣，故心相續以慈薰習，次應修悲。』」。**《廣論》用的科判為「**修此一切成悅意相**」，意思是要修慈，一切眾生變成悅意相，若沒有悅意相，之後修他們怎樣受苦，生不起大悲心。所以修慈心，主要是為了產生悅意相。對照我們的譯本為「**以慈愛水，滋潤心續，如有黃金之地，於之播下悲心種，將極順利旺生長。次以慈愛，薰習心續已，當修悲心。**」這一段。

《廣論》第 223 頁「**《修次中篇》云，『此即大悲，或住定中，或於一切威儀之中，於一切時一切有情，皆當修習。』」。**我們的譯本為「**謂如己受苦般，亦可以欲離彼之行相，以彼悲心，住三摩地，或一切威儀中，當於一切時，於諸有情修習之。」。**這段翻譯《廣論》用的詞與本論的不同，宗大師的科判為「**增上意樂**」。他所引的文是《修次中篇》中講修大悲的那段，引了之後，宗大師說，為大悲心須要這樣，同樣，其他一切法亦應如是。

本論第二大段中，《廣論》引的有這些。

生起增上意樂之後，進入第三大段，要修菩提心。增上意樂是什麼？為何是增上？為何講意樂？一般說，「意樂」是一個前行，為生起菩提心，前行生起有力量的意樂，故用「意樂」一詞。增上的意思是說，為生起菩提心來說，沒有比這個更有力量的了，這種意樂稱為增上意樂。

菩提心是自己要成佛，發誓我要作這件事，佛的果位我要成辦。這種發誓之前須要什麼樣的力量呢？首先要知道，何謂「佛」？佛恒時起大悲，沒有大悲心，佛就不存在。所以佛如何存在呢？他恒時以無量無邊的化身，利益眾生。所以我要成佛，意思是佛所做的事情我也要作。若不想作這些事，怎麼能成為佛呢？這些事情就是增上意樂，我要作這些事，誰有能力作這些事？我就要當這個。增上意樂是修大悲心時，想去除眾生一切的苦，我利益眾生的心一直成長時，就達到我要承擔的程度，我要作，我們自己忍不住，這件事是我要承擔的，這件事是我一個人想成辦的，當這種心強烈生起時，才能引發菩提心。沒有它，就不能引發菩提心。我們的菩提心，都沒有增上意樂，

我不要幹這件事，但是我要成佛。所以是完全沒有增長意樂的菩提心，真正菩提心的準備，就叫意樂。增上意樂是菩提心前面必要有的東西，要了解為什麼要用「意樂」這個詞。

沒有這種意樂，無法生起菩提心；生起菩提心，沒有比這個更好的意樂了。當大悲心強到一個程度時，增上意樂就生起來。要了解增上意樂的位子，它是菩提心生起的意樂。這個意樂中沒有我愛執，我們生起菩提心的意樂都是我愛執，如我要最好的，所以我要成佛。以我愛執的意樂會不會生起菩提心呢？不會。生起菩提心的意樂是增上意樂，必須辨識出來。

要成佛的希求有二個內容，一個是自己有能力成佛，要認出來，也相信自己有能力成佛，認出自己有能力成佛之後，就要成佛。另一個，不確信自己有能力，但還是想成佛。我們想成佛的心，實在不是真正想成佛的心。我們不想承擔利生事業，但是想成佛，那實在不是想成佛。剛才講的想成佛，增上意樂生起之後，後面生起菩提心。想成佛的意思是想成辦這些事，能成辦佛果位的事，我想作。此時有兩

個階段，一是知道自己有能力證得佛果位，我有能力，看到自己有這個能力。另一個是完全沒有看到，但是以慈心，大悲心，及增上意樂的力量，還是要，但不知道自己能不能成辦，但是要的心還是很強。這就是兩個階段。

修慈心，大悲心，增上意樂之後，就有菩提心的這兩個界限，更深入地探究我能不能作這件事？我有沒有能力？自己仔細地觀察，自己認出有能力，自己相信可以，才發誓我要成辦這件事，那時才叫菩提心。在沒有認出能力之前，前面增上意樂的階段，雖然是想，但是此時能不能真正地發誓？不能。所以上面與下面有二個界限，所以修增上意樂後，就更進一步觀察我能不能成辦佛果位？觀察之後，就認出來自己有能力，才相信，之後才真正地發誓，不只是口頭地發誓。這個就叫發心，發菩提心。

發菩提心是一種發誓，是一個任務，在此之前一定要有信心，自己有能力承擔這個任務。若根本沒有信心的話，就無法擔當這個任務。在這個階段，不會是糊里糊塗的人，已經具有智慧，他們不會糊里糊

塗地答應或發誓承擔這件事，他們會盡量地觀察自己，當然觀察有深廣的差別，大乘種性利根者的觀察更深，鈍根者也會觀察，但不那麼深、那麼廣，譬如他們會看看佛書，佛的功德，眾生如何有能力可以成佛，這樣的經論，他們會看，也會想，但是他們比較是被動性的，就以「因為它是經論中說的，所以應該是」，經上說我們有佛性，我們有能力，好像有點感覺，但實際上並不是自己看到的，只是受到經論的影響。這是比較鈍根的菩薩。不過他們比我們更聰明，觀察得更廣更深。相對的，利根者不是這樣，當然他們剛開始也看文字，但是他能不能相信，不是靠這個。他還是不相信，他會深入地用自己的智慧去分別觀察之後才相信。不論如何，這兩種根器都相信自己已具有能力，然後才發誓。利根者，自己的能力非常明確後，他的發心不會退轉；鈍根者的發心就可能會退。在這之前，不論是鈍根還是利根，在增上意樂的階段都很想成佛，很想作利益眾生的事，自己很想成為能利益者，增上意樂生起時，他們也會思考：佛真的能作嗎？佛存在嗎？誰能作利益眾生之事？佛能不能作？確定佛能作之後，我能成佛嗎？這些都是在增上意樂的階段，作深入地思考。

思考佛存不存在？佛能不能作這些事？必須好好學習經論中的道理。若不學習這些，就不會認出來佛存不存在，什麼樣子叫佛？《入中論》的第十品果地，講到佛是什麼樣子？佛怎麼存在？佛主要是一切相智，一切遍智，以智慧為主。這個智慧是怎麼產生？怎麼可能有這種智慧？這些道理在《入中論》裡有講到。現在先簡單地介紹《入中論》第十品的道理，其實是第十一品，很多人就說是第十品，在第十地菩薩講完後，接著講佛。

重點是，對境一切法連到空性，空性的道理的力量。另外，我們的心唯明唯知的一種力量，這兩個力量的結果成為佛的一切相智或一切遍智。現在我們的心的力量沒發出來，對境的空性也沒找到，所以距離很遙遠，所以無法成就一切相智。另一個道理是，心的本性若跟這個道理符合就相應，若不符合就不相應。道理上最究竟的是空性，心的本性是唯明唯知的體性，跟法的實相完全符合，它才相應。因為這樣緣故，一個是空性的力量，一個是心的本性是唯明唯知的力量，心跟對境的道理是相應的。不符合的道理，心則不相應，不相應，心就會遠離。我們輪迴就是這樣，這兒不相應就轉到那邊，那邊又不相應

又再轉，永遠沒有一個相應的地方，因此一直輪迴。相應的話，就愈來愈深，就是如來。如來者，心對如所有性，法的究竟實相，從資糧道，加行道，見道，修道，一直愈來愈深入地連接，相應得愈來愈深，有一天心與空性沒有一點距離，完全在空性中，空性在那裡，心就在那裡，那時候就是一切遍智或是一切相智，即成佛。

剛才唸的《心經》就是如此，資糧道，加行道，一直都修空性，然後就成佛，《般若經》一直在講這個。所以唯明唯知心的本性，與符合道理之究竟實相 —空性，一直相應，一直串習，有一天真正進入、到達這個位子時，就是如來，「來」的意思表示已經到達。所以法的如所有性、究竟實相，我們的心已進入這個位子。這就是如來，就是一切相智，所以一切遍智為何存在，就是這樣。這些道理應多學習，鈍根的人對佛說的及菩薩說的道理，經論所說的道理，慢慢地建立起來，佛存在的信心就會建立起來，同樣，我們有能力成佛的信心也建立起來，然後才能發誓。利根者雖然也會讀經教，但是不是依這個力量，在他的智慧不明白之前，不會發誓，這是利根與鈍根的差別。

4.0 修菩提心

4.1 本段的段落及其大意

修菩提心，第三大段的分段從**「次，串習根本悲心已，當修菩提心。」**開始，到**「次，徐徐解除跏趺坐，致禮安住十方一切佛菩薩眾，供養讚頌彼等已，唸誦《普賢行願品》等廣願文」**。菩提心分世俗菩提心及勝義菩提心，勝義菩提心怎麼生起？止，觀，及止觀雙運之修行，始能生起。剛才的**「《普賢行願品》等廣願文」**，正好是講到止觀雙運的方式，勝義菩提心已經生起為止。先認出菩提心，有兩個，世俗菩提心及勝義菩提心。先認出世俗菩提心，之後怎麼修它？再來認勝義菩提心，之後怎麼修它？

修菩提心可分為三小段，第一小段**「次，串習根本悲心已，當修菩提心。彼菩提心，行相分二：世俗及勝義。」**，它是講要修菩提心，同時標出菩提心有世俗菩提心及勝義菩提心。第二小段講世俗菩提心，第三小段講勝義菩提心，世俗菩提心並不長，從**「其中世俗，謂許誓以悲心，」**開始，至**「當由安住菩薩戒之餘智者處發心。」**。勝

義菩提心，從**「如是，既發世俗菩提心，為發勝義菩提心故當勵力。」**開始，至**「次，徐徐解除跏趺坐，致禮安住十方一切佛菩薩眾，供養讚頌彼等已《普賢行願品》等廣願文」**，勝義菩提心講得非常多。

4.2 當發菩提心

「次，串習根本悲心已，當修菩提心。彼菩提心，行相分二：世俗及勝義。」

剛才講大悲心強大生增上意樂，修好之後要發菩提心，所要發之菩提心則分為世俗與勝義二種。先講世俗菩提心，次講勝義菩提心。辨認的時候，菩提心用「世俗」、「勝義」這兩個詞的意義是什麼呢？首先，不是說勝義菩提心是正確的菩提心，世俗菩提心是假的菩提心，不是這個意思。其實正好相反，世俗菩提心才是真正的菩提心，勝義菩提心不是菩提心。為什麼勝義菩提心不是菩提心，卻安立為菩提心呢？世俗菩提心，雖是真正的菩提心，為何安立其為世俗呢？菩提心的目標是要成佛，就要成佛的這件事來說，真正的是誰成辦呢？勝義菩提心。世俗菩提心只是發願而已，沒有真正的成辦。從這個角

度，在發願的菩提心上安立為世俗，因為真正目標成辦者不是它，它只是想成辦而已，所以稱為世俗。勝義菩提心之空正見雖然不是菩提心，但它真正成辦了菩提心的目標。所以空正見就安立勝義菩提心之名。

4.3 發世俗菩提心

「其中世俗，謂許誓以悲心，現前拔濟所有有情，為饒益眾生故，思惟願證成佛。以欲求無上正等圓滿菩提之行相，初發起心。彼復，如《戒品》所示之儀軌，當由安住菩薩戒之餘智者處發心。」

世俗菩提心的階段，先認出來世俗菩提心是什麼樣子？如何發世俗菩提心？**「如《戒品》所示之儀軌」**發世俗菩提心，應該由無著菩薩造的《瑜伽師地論˙菩薩地˙戒品》中所述而修。**「其中世俗」**，先標出世俗菩提心，學過《廣論》就知道，菩提心具足兩種欲求心；利他的欲求，自利的欲求。利他的欲求透過慈愛心，大悲心，增上意樂而生起。自利心的欲求當增上意樂生起後，才會生起自利的欲求心。自利的意思不是有我愛執生起之意，自利者，增上意樂後面有很強烈想成辦佛果位的意樂生起，之後觀察我們有沒有能力成佛，觀察出我有能

力，故強烈地認定我要成佛。「我要成佛！」如此發誓時，這種欲求有一個關鍵，認出來沒有一個比佛的果位對自己更好的了！

若沒有認出佛果位對自己最好，那麼就有墮小乘的危險。因為他心理想成佛是為他人，不是為自己。若是為自己好，應該還有別的；若要選的話，則是阿羅漢比較好。若有這種念頭，墮小乘的危險很大。所以佛與阿羅漢中間天地的差別，要特別認出來。佛的果位比阿羅漢的果位，對自己的好處，有天壤之別。於是信心十足，自己很明白，對自己最有利的，最有意義的是成佛，這就是自利的欲求心。但不是我愛執，它完全沒有這個意思。我要成佛的心來說，它完全是由增上意樂帶動起來，完全沒有我愛執。但在生起時還是要認出來，對自己最好的，還是成佛的果位，認出這個就是自利的欲求。兩個欲求心都具備時，才生起世俗菩提心。

所以說**「其中世俗，謂許誓以悲心，現前拔濟所有有情，為饒益眾生故，思惟願證成佛。以欲求無上正等圓滿菩提行相，初發起心」**。為饒益眾生的緣故成佛，成佛是完全饒益眾生的意樂，發動起來，但

對佛果位也要認出是無上正等，無論對自利或對他利，沒有比它更好的。若生起，則是世俗菩提心。這便是認出來何謂世俗菩提心。這種世俗菩提心如何生起呢？如《戒品》或《入行論》第三品，先唸前二品作為發菩提心的準備，之後唸第三品，之後發菩提心。

世俗菩提心只是發願而已，真正成佛之事還未開始，只發願，卡在這兒就沒有什麼作用，所以還是要進入勝義菩提心。**「如是，既發世俗菩提心，為發勝義菩提心故當勵力。」，**要實際成辦成佛之事，心中要生起能成辦成佛的工具 —勝義菩提心。